



绿色起笔绘就江源新画卷

本报记者 张多钧

视点

盛夏的青海湖，碧波万顷，湖面蓝得透亮，岸边绿得浓郁，像一幅刚上好色的油画。湖畔游人络绎不绝，游客不住地赞叹：“这就是《生命树》里的青海！现实比镜头里更美，随手一拍就是壁纸。”

一部剧带火了一片景，但真正留住游客的，是青海这方山水由内而外的纯净。这份纯净的背后，是青海省多年来在生态保护下下的苦功夫。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素有“中华水塔”之称，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地位独特。这些年，青海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扎实实落在行动上，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

以绿色起笔，青海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国家公园建设示范省，努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区典范，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黑颈鹤觅食。



雪原上的藏野驴。



棕头鸥的“自助餐”。



荒野上悠闲漫步的藏羚羊。

手记

本报记者 张多钧

守护江源

不负青山

青海湖的夏天，碧波万顷，游人如织，游客惊叹于这片山水的纯净与壮美。真正让人流连的，不仅是镜头里的风景，更是这片土地上日益向好的生态底色。

三江源头冰川融水汇成涓涓细流，一路蜿蜒南下，滋养着大半个中国。“中华水塔”四个字，分量千钧，守护好这方水土，事关全局。

祁连山下，生态管护员日复一日穿行在草原山谷之间，巡护、记录、救助，早已成为他们雷打不动的日常。从“靠山吃山”到“守山护山”，人的观念变了，山水的面貌也跟着变了。

三幅画面，对应的是同一件事：青海正在用扎扎实实的行动，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理念变成现实。

国家公园建设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三江源率先试点，到祁连山、青海湖接力跟进，青海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始终走在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省级层面的《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也同步落地，法治保障让保护工作更加规范、更有底气。

与制度建设同步推进的，是生态治理的系统升级。从早期的零星治沙、单点修复，到如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治理理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都兰县从“头痛医头”走向流域系统治理。过去是哪里出了问题补哪里，现在是从源头到末端通盘考虑，从固沙、选树、栽植到后期管护形成完整链条。

生态向好，最灵敏的“指示器”是野生动物。雪豹出现在西宁近郊，普氏原羚在环湖地区成群活动，黑颈鹤在湿地悠然栖息——这些场景在过去难以想象，如今却越来越常见。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持续扩大，旗舰物种从难得一见到频频亮相，这是人与自然关系改善最直观的注脚。

更可贵的，是生态保护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群众的自觉行动。牧民放下牧鞭当上管护员，巡护不再只是“公家的事”；发现受伤动物，一个电话就有人来救；连孩子们都知道，家门口的山水草木需要人人爱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青山不语，江源为证。守护江源，就是守护下游亿万人民的福祉，也是守护子孙后代的未来。这份承诺，写在每一个管护员的巡护路上，写在每一片恢复生机的草原湿地里，也写在青海各族干部群众日复一日的坚守中。

守护江源，不负青山——青海，正用行动作答。

呵护万物家园和谐

上个月，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刚察管理分局哈尔盖保护站的生态管护员，救助了一只受伤的黑颈鹤，并为其做了截肢手术。伤情稳定后，这只黑颈鹤被送往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接受进一步照料。

哈尔盖地区是青海湖旗舰物种普氏原羚的主要栖息地，环湖地区三分之二的普氏原羚生活在这里。哈尔盖保护站从2023年至今已累计救助野生动物59只，其中普氏原羚44只，黑颈鹤3只，还有其他鸟类。管护员们常年在这片区域巡护，观察野生动物活动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置受伤、受困的个体。

这样的故事，在青海大地并不鲜见。从三江源头到祁连山下，从草原牧区到城镇周边，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情画面几乎每天都在上演。2025年，三江源救助了雪豹“凌小蛰”；今年2月底，西宁市城北区北山湟水河市场附近又发现一只雪豹，经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救助后，顺利放归自然。雪豹出现在城市市郊，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说明栖息地质量在改善，群众的保护意识也在显著提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青海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些年，群众对生态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越来越高，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回升。雪豹、藏羚羊、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从过去难得一见，到如今频频现身，正是人与自然关系改善最直观的见证。

数据显示，青海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不断提升，生存环境持续优化。各类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其中，普氏原羚种群从不足300只恢复到3700只左右；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余只；雪豹种群数量稳定在1200只左右，且栖息地已覆盖全省8个市州。

绿色作底，江源巨变。青海，正用一茬接一茬的实干，守护着这片高天厚土，也书写着人与自然永续共生的崭新篇章。

守护国家公园净土

国家公园建设，既是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制度创新，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青海作为生态大省，始终以“国之大者”的担当，以“中华水塔”守护人的执着，扎实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

时间回到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三江源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10月，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园，成为我国首批、排名首位、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今年10月，它将迎来正式设园五周年的日子。

五年成长，三江源国家公园已步入规范化建设的新时期。202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国家公园建设有了法律保障；同一天，《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也正式实施。双重法规护航，让国家公园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两部法律法规的同步落地，既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国家公园制度顶层设计的完善，也彰显了青海省在地方立法上的主动作为。从试点探索到制度定型，三江源国家公园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也为全国国家公园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任务已全面完成，各项评估验收工作顺利推进，为正式设园奠定了坚实基础。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准备也全面就绪，只待最后的批准挂牌。

今年上半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发布了《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生态气象公报（2025年）》，这已是连续第九年发布。依托长期观测数据形成的这份“生态体检档案”，涵盖了气温、降水、植被覆盖、积雪变化等多个指标，为生态安全监测、保护成效评估、科研数据支撑和管理决策提供了有力依据。

厚植生态屏障底色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地处祁连山南麓、柴达木盆地东南缘，属于高海拔荒漠化地区，是青海省沙漠面积较大、风沙危害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也是全省“三北”工程六期攻坚战的核心区。

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井国承说：“‘三北’工程前五期，治理规模小、覆盖面窄。过去治沙就是零散地固沙、种树，哪儿沙化严重就治哪儿，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现在六期项目从固沙、选树、栽植到管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理链条，效果明显好多了。”他所说的变化，不仅是规模上的跃升，更是治理理念上的转变——从点状治理走向流域系统治理，从单一措施走向综合施策。

不只是都兰，近年来青海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高寒旱区推行节水灌溉、保墒整地、针阔混交、乔灌结合的国土绿化新模式，统筹实施三江源、青海湖、黄河流域、湟水流域等重点生态工程。各地根据海拔、降水、土壤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选择树种和造林模式，既提高了成活率，也降低了后期管护成本。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东部湟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总投资55.15亿元，覆盖西宁、海东、海北三个市州的12个区县，把153个具体工程串成一张巨大的生态修复网。这张网最终锚定的，是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牢固基底，也是流域内百姓的民生福祉。

青海湖流域同样大力推进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累计投入3.3亿元，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水生态修复、监测监管体系建设等生态项目。流域生态环境稳中向好，刚毛藻水华得到综合治理并实现资源化利用，异常增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十四五”以来，青海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完善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三北”工程六期完成年度攻坚任务，累计完成国土绿化约46.23万公顷，防沙治沙15.22万公顷，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8.81%，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7.6%。一组组数据背后，是青海广大干部群众一锹土一桶水、一棵树一块草实实在在的干出来的。

青海湖畔和谐曲。

棕头雁“带娃”日常。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